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一九〇回 周郎大義杜絕是非 錢賊詭辭離間骨肉

話說祝三妹探出周仁、周義、周信的實在，氣忿不過，隨即就要把三週並褚彪放走，然後就去結果那錢志、蓋世豪的性命。周仁、周義一聽，忙同聲止住他道：「女英雄休得造次。請問黑夜之中，全無憑證，仗一時的義氣，殺的殺掉，放的放走，假若遇著好說是非的，那就跳在黃河也洗不清了。某等意見，你女英雄究竟是位處女，仍宜慎重為是。」祝三妹一聽便道：「盛情指教，茅塞頓開，敢不唯命是聽！但這樣雪大，使各位壯士席地受苦，心實不安。」說到此處，忽然周信止不住在旁邊說道：「女英雄說那話來，人生在世，得一知己，雖死無憾。愚弟兄得遇女英雄，可算遇著知己了。區區凍餒，反黨榮幸！女英雄幸勿掛懷。」祝三妹忽然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我走一走，馬上就走。」此時祝三妹因他們戰了一天，諒情沒有飲食下肚，轉眼之間便取了一支高山人參到來，腰間掣出佩刀，分了四段，便放在四人嘴旁，看著他們衝進嘴去。又說道：「各位英雄耐煩一點，吾去也。」只見向上一躡，忽然不見。此時小呆子褚彪老早醒來，他望見祝三妹這樣用情，暗道：人人都有姻緣，獨我小呆子前世裡是和尚投的胎，這世裡活守寡，真個要把人恹煞了呢。及至祝三妹把人參送到面前，旁的人還候祝三妹逼了又逼，才偏過頭來銜進嘴去。獨這果物色，才見祝三妹將人參送到，他一骨碌翻過，恨不得將那纖纖玉手問他一問，連忙把一截人參咂到嘴裡，就同嚼黃蘿蔔似的，嚼了幾嚼，那知嚼也嚼不動，又覺到嘴裡一陣一陣的苦水，候了祝三妹走過之後，便吐了幾吐，大聲喊道：「周家朋友，你們曉得吃的這是一樣什麼東西嗎？」三人故意的道：「原是認不得它。」褚彪道：「我諒你們也斷然認不得。我告訴你們罷了，這就是他們鄉下人去年冬天醃菜鹵裡浸的黃蘿蔔。多分這位姑娘害病，吃米飲粥的時候，筷子不曾拿得穩，骨碌碌滾到馬桶夾縫裡面，過了一個黃梅天，霉了一霉，到了大伏天，又將它燥乾了，所以挺硬的，又苦又嚼不動。也算這位姑娘多情不過，覺得鄉下人摸不著些食物做做人情，面場上難下。一定還是彎了腰來，特特意意由馬桶旁邊摸出來恭維我們的。」說罷，只聽他吐了又吐，「阿嚕阿嚕」的嚷道：「苦煞了！苦煞了！」鬧個不住，把周家弟兄三個笑得直滾。閒話休提。

且言祝三妹走進房去，心裡有事，便和衣睡倒。祝三公向例是蒙明就起身的，錢志曉得師父的脾氣，才到一亮，便將蓋世豪喊起了身。此時祝三公早已到了廳上，祝善、祝慈、祝三妹也都到來。祝三妹這人，他性子爽氣直慣的，今日卻還帶了二分藏頭露尾。因周仁、周義那一席話提醒了他，所以他一上廳屋，請叫了一聲「爹爹」，也不提夜間怎樣，便說道：「女兒查得昨日被捆的那四個壯士，實是大宋剿匪營的四個將官。一名周仁，一名周義，一名周信，本是兄弟三個。褚彪是由小西天初投降到大宋營的，也算是一員宋將。錢志這人此時已入了小西天的伙，所以昨日同蓋世豪這個賊匪來劫宋糧，被這四個宋將追下來的。你爹爹光明正大過了一世，難道還把個聲名壞在徒弟手上嗎？」祝三妹說了一說，可憐這個祝三公真個粗直不堪，他並不查點女兒這句話由那處來的，隨即氣沖牛斗，恨不得暫時把錢志、蓋世豪拿瞭解往大宋營聽主帥發落。當下一手拂著胸前的長鬚，向祝公道：「去把兩個賊匪叫得來。」

話才說了，恰巧錢志同蓋世豪一前一後走上廳來。祝三公不覺無名火起，拍桌大罵道：「畜生，畜生！」那知第一下是拍的桌子，第二下那一張據木桌子倒不知變做幾千塊粉碎的了。錢志一見大吃一嚇，但他曉得祝三公的脾氣，反轉不慌不忙，走進一步問道：「師父這樣作氣，所為何事？」祝三公又罵道：「畜生！你從今以後不必叫我師父。你此時已是小西天的賊匪了。」錢志故作驚慌道：「師父這話由那裡聽來？」祝三公他始終直頭布袋慣的，便說道：「是我家三妹說的。」錢志冷笑道：「師父，難怪忒也歲數大了，腦頭不甚清楚了。昨日賊人褚彪親自所供，他是小西天狄小霞面前的將官，你老人家不相信，忽然過了一夜，師妹說徒弟投了小西天，你老便相信。但自家親生的兒女所說的話，自派比外人說的話相信了！無如褚彪果是大宋營的將官，他何得反轉說自己是個賊匪？褚彪自認是個賊匪，可見他同徒弟們為難，徒弟們必不得是個賊匪。徒弟們既有真憑實據不是賊匪，何得無憑無據，師妹硬要說徒弟是個賊匪？且師父的明見，師妹是個不出閩外的女子，怎樣睡過一覺來，他就曉得徒弟是小西天的人？那是夢中有人告訴他的嗎？難得師妹既這樣說法，徒弟情願跪死在師父面前！要求師父查點清楚這句話是甚人告訴師妹，這人是什麼時候告訴師妹的呢？」

祝三公一聽，暗道：這句話委實不舛。一者昨日那個黑賊他本說他是小西天請來幫打官兵的將官，如其錢志果是小西天的人，他倒不得同他為難了；二者我們昨日散了以後，各人都去睡覺，今天一早就同在一起，請教他這個信是什麼人告訴他，又是什麼時候告訴他的呢？就此沉吟了一會。忽然想道：我明白了，一定是這賤人看中這幾個賊匪人品既漂亮，本領又高強，他一定夜分跑了去乾出無恥之事，同這幾個賊匪商議妥了，反來誣害錢志、蓋世豪二人。一定是這台串戲！想到此處，不由得衝衝大怒。暗道：這小賤人敗壞門風，留他在世徒然丟醜。想罷，便想致祝三妹於死地。又想道：如今這個賤人的本領也是同我一樣，要想送他的命卻很不容易。卻因祝三妹見錢志上廳，他曉得這八把哥拿必有多少辨別，當下就轉到後面。這時祝三公氣忿不過，眼睛望了一望，見三妹不在外面，便向錢志道：「你先起身，我總代你將這事查明白是了。」錢志站起走到旁邊，暗暗歡喜。但見祝三公鬚子氣了倒豎，把衣袖卷了一卷，就想進裡結果了祝三妹的性命，免得自己丟醜。

看官，你們看書至此，莫要疑惑我做書做得前言不應後語。先前祝三公說三妹的本領同他一樣，此時忽然說祝三公衣袖一卷，就想到後面結果了他的性命，既是一樣的本領，怎能結果得三妹的性命？那裡祝三公因一時氣急，同他碰一碰方子看嗎？列位有所不知，大凡做功夫的人，下等功夫練力，上等功夫練氣。人身本是一小天，古書上說道：天不滿西北。所以練氣的人再做到極頂的功夫，勿論怎麼鋼筋鐵骨，他身邊都有氣眼。就如周信的眼睛，馬如飛的腎子，皆是功夫上留下來的缺陷，再也做不滿的。而且祝三妹的功可算都是父親祝三公的傳授，他的氣眼，祝三公是曉得的。此時氣憤捲袖撈衣去尋三妹，他的意思以為尋著三妹，弄他一個冷不提防，奔三妹的氣眼，就是一下，那不暫時結果了三妹的性命嗎？

就此祝三公才想進裡的時候，恰巧祝三妹在後裡面幫著祝善、祝慈的妻子做早飯點心，心裡想道：這一籠點心做成，若得把大宋的將官放出一同吃食，才是正理。假若爹爹糊糊塗塗，還是徒弟長義士短，將那些活賊請下來吃了，那我祝三妹不要恹死了嗎？心裡暗暗想著，那手上正然捏了一團粉面，在那裡做餅。忽見哥哥祝善慌慌張張的走來，到了三妹前面說道：「妹妹，大事不好！你趕快避一避罷。適才妹妹進裡，錢志聽了父親問他因何投了小西天的逆賊，他便左一辨別，右一辨別，追問道這話是妹妹說的，他便跪在爹爹面前，說妹子夜晚更深是從何聽得來的這些話？爹爹他向來是個直爽人，被他這一提，不怕妹妹見惱，爹爹便疑惑到那淫的事情上面。現時衣袖卷卷的，要到後面尋你。假若被他尋著，一定斷有個魚死網破，我勸你避一避道罷！」

祝三妹見說，不由得勃然大怒，將手上團麵粉向桌上一擲。可算遇見這件事，祝家的房屋傢伙大大遭劫，廳屋裡地下被周信睡了一個窟窿，前面的桌子被祝三公一抬手打碎了一張，這時祝三妹一團面向下一擲，倒又把桌子穿了一個大洞。大罵：「錢志這個狗賊！他疏我骨肉。我祝三妹光明正大，沒有一點私情。四人的來歷委實是我祝三妹一個人夜間到倉房裡查點出來的，有甚不能對人說？」當下把手在毛巾上一揩，一轉身直往前走，大聲罵道：「狗賊錢志間吾骨肉，我便將夜間探訪情形說個明白也無不可，那裡還有什麼私情嗎？」說著已到了穿堂前面，只見父親祝三公正從對面走來，祝三妹真想走到面前，將夜間探訪各節細細向父親說明，那知祝三公手起一拳，直向三妹的穴道打來。三妹猛不提防，喊了一聲「不好」，不料突然一個和尚將祝三公的拳頭抵住，笑哈哈的說道：「自家骨肉，不可如此。」說著便把那祝三公攔住。畢竟這和尚從何而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